

关于**Radivoje Ilic**诗作大赛的一些看法： 口头艺术和视觉艺术的互相影响

Joel M. Halpern

我是一名已经退休了的人类学研究学者，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总结我过去一些零碎的研究经历。我发现了我和我妻子在Serbia Orasac的一个村庄拍的一些照片。我妻子Barbara Kerewsky Halpern是一名语言与媒介人类学家，而我是一名社会文化人类学家。我们从1953年开始研究这个村庄，前后加起来有五十年时间。

我们最后一次造访这个村庄还是十年前。我上面提到的照片大概是于1975年拍摄的，那时候我们和John Foley一起做研究。这组照片的主角是Radivoje Ilic，他是一位口头吟唱诗人（也叫做guslar），他主要是通过手势表演口头史诗。

多亏了Milman Parry和他的传承弟子Albert Loard，口头史诗已经有了长足的理论发展。《口头传统》的读者对这两个名字应该不陌生，还有John Foley的作品。因此，我在此不需要再多解释什么。当我现在再次审视这些照片的时候（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）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进行口头背诵的方式——跟《口头传统》期刊网站（www.oraltradition.org）上刊登的诗作大赛的照片里人们进行口头背诵的方式很相似。

如果我们说书面词语是用来解释视觉图片的，那么仅仅说出了上个世纪移动画面的功能，而这之前，我们只有照片（照片已经发展了两个世纪了）。不过，移动画面和照片系统中都有语言学的背诵次序，正如编辑过的文本特征一样。如果我们从这些共性特征出发，我们发现口头传统如何通过书面词语、视觉图片、手势等进行交流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。当然照片固定了某一特定片刻，而影片、视频则是记录了某一事件的过程。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更多地关注视觉艺术与口头艺术之间的关系。当然我们就需要更多地关注观众和表演者。观众很多时候是表演的一部分，而且对于某些传统口头吟唱诗人来说，观众是非常安静的，不过同时也非常的敏悟，因为他们的表情都会反映他们的感受。

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我在一次采风工作中拍摄的，我把它用作了我一本书的封面。在这张照片中，一个小孩正在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祖父（guslar）吟唱口头史诗。在我眼中，他们已经融为了一体。可悲的是，很多口头传统的文化背景已经忽略了这一点。不过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学习口头传统的学生，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富有创造性的建筑师——通过仔细聆听录音、并审视研究现存的照片、素描、油画作品等从而重建过去的口头传统。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研究学者对这一研究方向感兴趣。